

聊齋志異

卷九

趙懷遠堂記

聊齋志異新評卷九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大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尙至信之於夢。既信之而。又漸恂之。則此後下嫁。諸事作真。

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卽以長繩貼地。自門外直至

境觀可也
作幻境觀
亦可也
從婢子口
中點出輕
便之至不
則自來相
宅句作何
安頓

榻前方駭疑問。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
婢卽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爲。鞠躬
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
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
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
上。曰。至日耽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
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歛子入奩。曰。駙
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

伏筆無痕

禁忌之說
原不可過

王亦從之。王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曲一肘伏肩上。局闌末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王情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適王言居宅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雲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爲妖。而生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

拘然相宅
鉉日聖人
重之史氏
善之惡可
不愼

從對面寫
俠士已見

舍一新。先是有潞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
素寡交。託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
十許少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畧與傾談。
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劉奕。互有羸虧。已而設酒。
畱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
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
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
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
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爲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

一斑此處
先實後虛

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
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
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
豪貲充牣。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鉗灼。劫掠一空。家人識
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
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
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邁
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
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

雖有定數
然以婚姻
之故急於
落成致犯

天刑詒憂
母氏至于
生不能侍
疾死不能
成禮哀哉

雲蘿有禮

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
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
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
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
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
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
妾欲畱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
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
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

正面寫俠
士此處先
虛後實

人間自是
清淨光明
世界那能
容此雜
物

爽快乾淨

稽牒知其冤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
况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汚也袁
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遺於
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畱在人
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
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畱一婢席捲寶物與
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
涉並不啟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
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

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嫗執炊而已。服
既闋。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
外陳設煥然矣。悄揭書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
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威。遲我三
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
賢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
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
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
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

急之而反
以得緩此
閱歷有德
之言凡合
之而反以
得離樂之
而反以得
享愛之而
反以得怨
榮之而反

以得辱皆
可類推

未能免俗
聊復爾爾
可知仙人
下嫁亦只
逃不脫一
教字
無繁言無
習笑厚重
靜默確是
公主身分
侍兒輕佻
只合嫗之
而已

十年聚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日
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
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别居南院炊爨紡織
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當闔
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儉女
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響笑與
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
膝輕如抱嬰生日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
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飛燕死後蒙蓋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

說是俗種
却是仙胎
不仙不俗
之間方是
福相方是
大器
生產使代
與胎化何
殊

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襦布
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著輕縠。生爲製鮮衣。
強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
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
矣。過數日。輒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
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
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衷服衣英。閉
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
也因名大器。綳納生懷。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

三日不見
俗幃又深
入一層無
惡乎宜中
無仙人者
終身以無

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甯問返期。荅以
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
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
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
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
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詡。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
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
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甯。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厚望。且生人

定榮辱之物自折壽數而不能解脫也。凡事皆有定數。搏節則長。恣縱則短。定而不可存乎其人。爲狼子治一深圈。此其可棄而不可棄也。不必棄而不可棄也。然此圈也。治自仙人。

離合皆有定數。搏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年半歲。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爲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曰。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甯。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侯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太

則可以治
狼子則可
否則悞落
此圖雖有
仁厚之麟
軼塵之馬
亦將終身
陷阱而不
能出矣又
何論豚犬

爲狼子治
固爲佳婦
遭袴袴禦
狼噬柔能
克剛
母不以爲

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禁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有遺褌。繼輕。更雲拾作褰衣。可棄砍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

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

遲之六七年圖始造成

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憶母

言欲急爲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

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爲君家死守之今悉相

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

能令改行無憂凍餒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

絕好深圖計○恨帖耳而入矣○

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

以晷刻過期則詬罵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

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

○入○深○圖○矣○又○以○不○棄○棄○之○所○謂○覆○之○死○地○

子妻不以爲夫名曰可棄寸草與之皆棄也有子有田則誠可棄而狼子無所憑藉矣至于彎弓操刀傷鬻濺血要之以誓食之以益化其野心卒爲善士其棄之其不終棄之也故不以夜

人不曰鳩
盤茶不曰
胭脂虎而
曰狼子深
圈
操戈而入
屏息而出
不似豺狼
豈是鼠子
豈是黔驢
是蛙鳴是
蟬臂然亦
虧此婦人
諷得出做
得問

而○後○生○也○
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
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
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臂○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
禮焉○冤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婦決
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
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能賞
則○狼子○不可○制○矣○
不敢歸也○使人規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
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
上○兄得厨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

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立。目盡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捋白髮。使膝行焉。

若狼終身伏在圈中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